



多位议员现身加首都集会支持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来自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等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呼吁加拿大政府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力促中共释放包括十位加拿大人亲属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六位现任国会议员和两位前议员到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通过国会议员向总理递交了加拿大人呼吁停止迫害的九万五千个签名。

斯格若议员：加总理向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的关注

国会议员斯格若在发言中，首先代表特鲁多总理向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致以节日祝贺，并告诉他们总理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到了对法轮功的关注。

她说：“在最近举行的会议上，特鲁多总理已与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提出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受迫害）的问题。”

她在发言中鼓励法轮功学员保持强大的精神，她说：“无论在多伦多、蒙特利尔还是渥太华，正是你们的声音，不断地保证这里的民选官员清楚你们面对



的问题。” “继续做你正在做的，因为那是意义非凡的。最终，自由将占上风。我非常强烈的相信这一点。”

“这不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事们做的一点点工作，是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坚持下去，无论是为了最近被监禁的学员，还是为千百名已经被杀戮的学员，还是为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你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所有这些人，并确保我们有

机会，在国会继续发声……最终，你们将获得全面的自由，不仅仅在我们美好的国家，也是在世界各地。你都会有这种自由。”

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从清晨起就在首都市中心靠近国会的主要路口向行人发真相传单和征签。许多在国会工作的官员、上班族和游客在了解真相后，都在请愿信上签字，支持反迫害。◇

“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伪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

毯，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没有灭火的急迫。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自焚的当天，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此“突发事件”，他们有备而来，拍摄了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



□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

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丈夫遭迫害离世 郑州耿相惠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耿相惠女士，于2015年8月22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丈夫去世。耿相惠女士要求最高检察院立案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

以下是耿相惠女士在控告状中叙述的部分事实：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我丈夫韩正昌因患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痛、腿痛，多家医院治疗仍然疼痛难忍、无法入睡，常常是刚一睡着，又被疼醒，十分痛苦。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星期后腰不疼了，腿也不疼了，丈夫多年的心脏病也好了，高血压、头脑发胀、头晕不见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钟左右，一阵阵的敲门声如同砸门一般。棉纺路派出所片警闯入我家，非常凶恶，对我丈夫说：中原区公安分局国保科有人找，在派出所等你，跟我走吧。将我丈夫强行带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来。之后片警三天两头的来敲门让去派出所，如果家中没人，就往门缝塞纸条，能连续塞六、七天纸条，非常凶恶，使我们无法正常的生活。

二零零零年六月，丈夫被迫害的得了脑血栓，住进了医院。经过半个月的治理有所好转，出院在医院附近二七广场旁，在其由朋友租的办公房中临时住下，方便治疗。半个月后，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知道我们炼法轮功，逼着我们三天之内必须搬出，否则就上报，因为在他们辖区不许有一个炼法轮功的人，怕影响他们的利益。我们回到家中没几天，棉纺路派出所片警又来家中，让丈夫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后看丈夫身体实在不方便，打电话请示了上级，才没有去。但后来还是不断的来家中骚扰。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和丈夫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刚下火车，还没出站口就被全副武装的当兵的拦下，他们两三步一人，很长的一排，约有三排当兵的，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来北京干啥？僵持了很长时间后才智慧的走脱。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去北京天安门打“真、善、忍好”的横幅，高喊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话音没落，就跑过来三个恶人对我拳打脚踢，一脚踢在我肚子上，将我踢出很远，拉上警车，警棍在我两手上横飞，两手立马肿如面包，半年多后还痛呢。当时我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当天转到郊区燕山派出所。那里所谓的指导员、所长搗了我好几十个耳光，还揪头发，不让睡觉，面对墙站着。后我被单位保卫科长、党委书记等一行四人接回。四人的来回车费一千多元都让我出，我当时每月只有六十元生活费全都扣，扣了两年多才扣完。棉纺路派出所警察将我关进中原区拘留所。我强烈抗议，绝食五天。拘留所还强行收取三百多元生活费。后来又将我送到齐礼闫监视居住五十多天。每天收一百零八元生活费。接回后办案人员要家人交保证金一千元，家人说只有九百元，他收了，不给任何收据。丈夫被接回后被关到二七区拘留所关押五十多天，有一天身体不适，昏倒在地，拘留所才叫家人接走送医院。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四点钟，建设路派出所、建设路办事处、计划路社区共八、九人闯到我家，骚扰一个多小时才离开。第二天上午十点，计划路社区先来两个人，接着又来两个保安，骚扰一个多小时后才离开。后一星期内，建设路派出所片警来过两次，社区、“六一零”的人来过三次。对周围邻居说我们是重点人物、顽固分子，再后来就是骚扰不断。冬天天气很冷，五、六点天就黑了，七、八点该睡觉了，片警来了，坐那儿不走，一坐一、两个小时是常事。那时我出外打工，丈夫一个人在家，因骚扰不断，他精神上、身体上都非常痛苦，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九日被迫害离世。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妹妹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建设路派出所派建设路办事处及计划路社区多人到处找我。在我妈家找到我后，我就没有

了自由。白天跟他们去社区，晚上回到妈家，他们派四、五个保安跟着守住楼门，买菜办事他们都跟着。失去自由五天四夜。妈妈受不住两个女儿被迫害，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病危通知书下了三次，人昏迷不醒，进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多日才脱离危险。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因讲真相被国保大队绑架，晚上十点多才被放回。索要现金几万元。计划路社区多次骚扰儿子工作，打电话、去单位、让写担保书，给儿子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郑 州 简 讯

◆新郑有一老法轮功学员（男，60多岁，体瘦小，矮个儿），由新郑拘留所转郑州八科，非法判刑3年。

◆河南郑州法轮功学员何保华，于2015年5月2日，在探望百岁老父时，在河南许昌县河街乡老家因真相手机被定位，遭许昌市襄城县公安局绑架，在许昌市看守所关押至今。本月15日，在襄城县法院面临非法审判。

◆郑州法轮功学员杜雪在2015年11月13日中午11点30分，在家因诉江的事情，被恶警毛咏梅（警号：010394）、王东艳（009575）、任广仁（010226）非法抄家，收走大法书50多本，20多光盘，手机4部，小单张20多，电脑主机（坏的），打印机一台，周刊20多本。现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郑州市法轮功学员杜胜昔、连冬梅夫妇11月30日晚被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派出所副队长蒋国军、建新街片警张霞等五、六个警察绑架，送到医院检查身体，连冬梅高压240，低压170，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连冬梅已回家。杜胜昔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二七区行政拘留所。

◆河南省郑州法轮功学员何保华将于12月15日上午9：00在襄城县法院非法开庭。